



QUNO

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 (QUNO)

知识产权与小规模农户创新的关系

切尔西·史密斯 (Chelsea Smith)
苏珊·H·布雷格登 (Susan H. Bragdon)



建议引用：Chelsea Smith 和 Susan H. Bragdon (2016)，《知识产权与小规模农户创新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mall-scale farmer innovations），（日内瓦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

非常感谢格拉罕姆·杜菲尔德（Graham Dutfield）与帕特里克·恩达尔（Patrick Endall）对本文做出的宝贵贡献。不过，本文的任何错误属于作者本人。

所有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作品遵循知识共享许可发布。要了解更多信息和该许可的完整详情，请访问 <http://creativecommons.org>。所有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出版物的副本可在我们的网站 quno.org 免费下载。印刷版备索。

封面图片来源：尼尔·帕尔默（Neil Palmer），国际热带农业中心（CIAT）。

由 www.lunarmonia.com 译自英文版并修订

QUNO 粮食与可持续性计划说明

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的粮食与可持续性计划研究贸易与创新政策中错综复杂的问题及其与贫困、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联系。审视这些问题时，我们特别关注渔民、森林居民和牧民等小规模农户，这些群体的意见对制定贸易和创新政策至关重要，却基本上无人理睬。我们协同工作，提供空间供安全思考、分享并探索创新方案，以此替代不适用于全球大部分人口的粮食系统。

如今，世界上半的粮食是由 15 亿小规模农户生产的。在非工业化国家，小规模农户生产的粮食比例更是高达 80%。小规模农户是生物多样性的管理者。他们维护、改变、改良和扩散植物品种，提高和形成农业生物多样性，对健康和营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想方设法对付新害虫和病害。此外，他们也积极参与关键生态系统过程，提出和改变关于养分循环、有效利用水资源及维持土壤肥力的观点。其中一些观点是从传统做法改变而来，一些是从别处吸收而来。相比在全球环境变化第一线生活、工作并开展试验的十亿多小规模农户，还有谁能更好地帮助全世界应对全球环境变化并养活自己？我们的工作旨在确保贸易与创新政策支持（而不会削弱）小规模农户在以下方面的关键作用：保障本地和全球粮食安全；提供我们应对日益加剧的环境变化所需的恢复力。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粮食与可持续性代表
苏珊·H·布雷格登 (Susan H. Bragdon)
shbragdon@quno.ch

目录

I. 引言	1
II. 重要概念	3
小规模农户创新体系	3
非正式种子体系	4
利用知识产权工具支持和激励农户创新	6
公开	7
III. 知识产权及其与小规模农户创新的关系	8
专利	8
商业秘密/杂交	11
植物品种保护	12
品种登记/特殊植物品种保护制度	16
商标	20
地理标识	22
IV. 总结	25

1. 引言

本文探讨了知识产权（IPR）与小规模农户¹创新的关系，重点关注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PGRFA）以及相关知识的使用、保护和进一步提升有关的农户创新类型。本文依次评估专利、商业秘密、植物品种保护（PVP）、品种登记、商标和地理标识等一系列知识产权工具可能会如何支持和（或者）妨碍此领域的创新。

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协议》第27条第3款（b）项，世界贸易组织（WTO）所有成员国均有义务以专利、有效的特殊制度²或者二者的任何组合的形式来为植物育种者提供权利。借助这些权利，育种者可以阻止他人将受保护品种商业化并由此从他们的投入中获取经济利益。这项规定旨在推进农业创新，前提是植物育种者的动力是经济收益。不过，即使是

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对农业创新的鼓励程度也会引发重大争议。³

知识产权与小规模农户创新之间的关系甚至更加复杂。作为农业出现伊始多数创新产生的地方，⁴农户创新始终不得且继续面临缺失知识产权的局面。⁵小规模农户自己基本上不使用知识产权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资源充沛的参与者的利益，而不符合农村社区的集体利益。⁶甚至集体商标和地理标识等替代知识产权工具也可能超出了农村社区的经济和组织能力。⁷

1 “小规模农户”包含渔民、森林居民和牧民，其中包括不具有土地法定权利的生产者。小规模耕作体系具有以下特点：规模相对较小；依赖家庭劳动力；较少使用外来投入品；为适应当地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农户采用的农田管理方法和生计策略也有很大差异。

2 特殊制度是独特、独立的制度，用于应对特殊问题的需求和利害关系。在知识产权法中，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制度，该制度旨在保护不属于传统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秘密规则的权利。参见 <http://www.wipo.int/tk/en/resources/glossary.html#46>

3 参见 Correa, C. (2013).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of Environmentally Sound Technologies: The Need to Engage in a Substantive Debate, Review of Europea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CIEL), 22 (1), 54-61.

4 Sanginga, P.C. (ed.) (2009). Innovation Africa: enriching farmers' livelihoods. Earthscan.

5 Louwaars, N.P. et al (2005). Impacts of Strengthen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gimes on the Plant Breeding Indust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ynthesis of Five Case Studies. Wageningen UR, 网址: http://www.iprsonline.org/resources/docs/LouwaarsCGN_Plants_05.pdf.

6 Dutfield, G. (2011)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ols for products based on biocultural heritage. A legal review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rademarks and protection from unfair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London.

7 Argumedo, A. (2013). Collective trademarks and biocultural heritage: Towards new

此外，独家经营权的授予并非始终自然地适合农户创新体系。小规模农户进行创新不只是受到商业机会驱动，农户创新也不仅仅是开发可以通过独家经营权来获得商业价值的新工具或者新技术。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创新过程本身依赖于材料、知识和观点在一些以信任和互惠为基础的非正式网络中的自由交换。这种过程往往具有协作性和累积性，其成果不能归于个人权利持有者。

不过，如果经过慎重选择并为适应国内情况加以改变，一些知识产权工具可能有潜力直接激励小规模农户创新或者至少为创新的顺利产生提供空间。⁸

本文探讨了替代性或者特殊植物品种保护制度、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以及地理标识如何具备以下方面的潜力：

- 提高农户收入和支持农村创业；
- 为农业生物多样性以及相关知识的保护、使用和进一步提升提供激励；方便通过非正式种子网络

- 交换种子；以及
- 认可并奖励农户的创新。

相比之下，本文也探讨了专利、商业秘密和《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式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如何具备以下方面的潜力：

- 限制农户销售种子，从而提高种子成本；
- 导致植物遗传多样性以及相关知识丧失；
- 妨碍通过非正式种子体系交换种子；以及
- 不充分认可农户在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创新。

这些结论需谨慎看待。为更深入地探究这些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特别是考虑到影响全球粮食系统的其它因素。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精心设计的知识产权制度可能会支持小规模农户创新，但是其本身不足以达此目的。促进小规模农户创新的环境可能包括的其它要素有：土地和水的获取、廉价贷款和保险制度的获取以及支持农户主导型研究的项目投资。⁹

indications of distinction for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Potato Park, Peru.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London.

8 参见 QUNO (2015)。“Small-scale farmer innovation system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网址：<http://www.quno.org/resource/2015/11/small-scale-farmer-innovation-systems-review-literature>

9 参见 Susan H. Bragdon and Chelsea Smith (2015), Small-scale farmer innovation, (Quaker United Nations Office, Geneva), 网址：<http://quno.org/resource/2015/12/small-scale-farmer-innovation>, 提供中文、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版本



埃塞俄比亚白豌豆，乔治娜·史密斯（Georgina Smith），国际热带农业中心（CIAT）。

第二节介绍一些重要概念，为本文余下部分的讨论奠定基础。然后，第三节讨论每种知识产权工具与小规模农户创新体系的关系。第四节为简短的结束语。

II. 重要概念

a) 小规模农户创新体系

小规模农户创新体系是社会和经济参与者的非正式网络，供个人、社区分享和改进当地的知识及材料，选择性地吧“科学”知识和“现代”工具与技术融入到现有知识、工具及技术中，为管理资源和克服当地困难提出更好的全新方式。¹⁰

简言之，它们是一种农户与农村社区网络，旨在提出更好的全新解决方式。农户对本地自然环境有着非常详实的了解，因此能够随着时间推移持续不断地开展试验，并察觉其中的细微变化。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并反映当地需求和偏好，他们不断改进管理方法。所以，尽管小规模农户通常被刻画为社会经济领域的弱势群体，但是由于自身的创新和适应能力，他们具有很强的复原能力。

总之，小规模农户创新体系在三个关键方面不同于“正式”创新体系（包括通过科技进步改进农业的公共、私营和慈善实体）：

- 创新的定义范围更加广泛；

¹⁰ QUNO (2015) supra note 8.

- 流程是非正式性的，从根本上是一种集体的社会现象；
- 农户进行创新的动力包括但超出了提升竞争优势、参与商业市场的机会。

“尽管小规模农户通常被刻画为社会经济领域的弱势群体，但是由于自身的创新和适应能力，他们具备很强的复原能力。”

“正式”创新体系与小规模农户创新体系之间与其说存在严格的二分法，不如说是连续统一体。不过，需要注意关于知识产权、贸易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全球政策讨论中未提及的其它创新概念。

b) 非正式种子体系

大部分农业生物多样性¹¹ 由小规模农户主动维护、使用和提升。这本身就是“创新”，也是日后所有作物育种创新的基础。¹²人们尤其普遍地认为，女性是知识持有者，在

作物品种使用和开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¹³

非正式种子体系是农户创新体系的基础。农户创造适应当地条件的新品种，并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和经济网络（即交易会、当地市场、与相邻农户和团体种子库的交换）进行传播。¹⁴ 非正式种子体系：

- 及时为农户提供足够渠道获取适应当地条件且价格实惠的种子；¹⁵
- 为农户提供重要的收入来源；
- 鼓励使用地方品种以及未被充分利用的物种，促进遗传与物种多样性保护；
- 最大限度降低与依赖商业种子供应商有关的风险；¹⁶

13 Howard, P. et al (2008). A Scientific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Strategic Principles for the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Programme from a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Perspective. Rom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14 Vernooij, R. and Ruiz, M (eds.) (2012). The Custodians of Biodiversity: Sharing Access to and Benefits of Genetic Resources. Earthscan, USA and Canada.

15 Louwaars, N.P., de Boef, W.S. and Edeme, J. (2013). Integrated Seed Sector Development in Africa: A Basis for Seed Policy and Law. Journal of Crop Improvement, 27: 186-214.

16 Lapeña I. (2012). La Propiedad Intelectual sobre Semillas y sus Implicancias para la Agricultura Familiar en el Perú. Serie de Política y Derecho Ambiental. No. 25, Lima, Perú.

11 农业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物种以及生态系统层面的作物与牲畜（包括野生与家养）多样性及其人类因素、文化多样性。

12 参见 Smith, C., Elliott, D. and Bragdon, S.H. (2015). Realizing the right to food in an era of climate change: The importance of small-scale farmers. Geneva: Quaker United Nations Office.



哥伦比亚考卡省普拉塞市的藜麦，尼尔·帕尔默（Neil Palmer），CIAT。

- 有助于改善营养和维护当地饮食文化。¹⁷

非正式种子体系通常是小规模农户获取实惠可靠种子的唯一来源，特别是当公共及私营部门对为适应贫瘠生长条件而改良的次要作物或者主要作物投入不足时。¹⁸ 因此，国

家种子政策以及知识产权制度反映国内种子行业的现实、不削弱非正式种子体系的运作是至关重要的。

如同“正式”创新体系与小规模农户创新体系一样，“正式”种子体系与“非正式”种子体系之间事实上也不存在严格的二分法。农户通常在自己的混合作物中加入“现代”品种，选择一些符合自己要求和偏好的品种进行改良，以适应当地的生长条件。¹⁹ 创新体系之间的

17 De Schutter, O. (2009) “Seed policies and the right to food: enhancing agrobiodiversity and encouraging innovation.” Report presented to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64th session) (UN doc. A/64/170).

18 Louwaars, N.P. and de Boef, W.S.(2012). Integrated Seed Sector Development in Africa: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reating Coherence Between Practices, Programs, and Policies. *Journal of Crop Improvement*, 26:39-59. 非洲 80% 的种子由农户生产，在非正式体系内分发，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情

况很可能会持续存在。参见 Byerlee, D. et al (200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 Agriculture for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FAO (2014).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Innovation in Family Farming*. Foo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ome.

19 Sangina (2009) supra note 4.

协同和材料与知识在种子体系之间的流动弥足珍贵。

c) 利用知识产权工具支持和激励农户创新

农户创新受到多种原因的驱动：²⁰

- **降低风险**（例如，环境不可预测性、干旱和土壤养分枯竭等不断加剧的环境压力、市场波动、粮食不安全以及食品安全问题）。
- **全新机遇**（例如，新的高价值产品市场、有机会进一步涉足从加工到营销的整个农产品价值链、获得试验资源和廉价贷款）。
- **社会文化因素**（例如，对于社区内社会认同与地位的渴望；保护当地饮食文化与烹饪传统的愿望；对试验的好奇与爱好）。

支持农户创新需要保证农户拥有降低风险和利用新机遇所需要的工具。为获取及交换种子和其它繁殖材料（包括现代品种）提供便利的知识产权工具有助于降低风险并带来社会文化利益，从而推动创新。

并非所有小规模农户都会利用新机

20 QUNO (2015), Small-scale Farmer Innovation Systems: Report on the First Expert Consultation 26-27 May 2015 Chateau de Bossey, Switzerland (Quaker United Nations Office, Geneva), 网址: <http://www.quno.org/resource/2015/10/small-scale-farmer-innovation-systems-report-first-expert-consultation-26-27-may>

“非正式种子体系是农户创新体系的基础。”

遇。温饱型农户主要为应对风险而创新。只有累积了一定资产、扩大生产或者非农就业的农户才能够摆脱这种局面，进入商业市场。²¹帮助农户获取收入来源和改善生计的知识产权工具可以使农户更好地利用新机遇，从而推动更多农户进行创新。

农户的创新成果可以产生公共利益（即除了带给农户私人利益外，还有利于公共产品的生产）。在此类情况下，为农户创新提供更多激励符合公共利益，而知识产权可作为这样一种工具。

如果按下列方式安排，知识产权可以激励农户创新：

- 奖励使用广泛的品种而不是个别品种的农户；²²

21 Tittone, P. (2014). Livelihood strategies, resilience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African agroecosystems. *Agricultural Systems*, 126:3-14.

22 奖励使用个别品种有悖于保护多样性的目标，因为多样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和变化。参见 Leskien Dan and Flitner Micheal (1997)。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Options for a sui generis system. IPGRI 第 6 期，网址: https://www.biodiversityinternational.org/fileadmin/_migrated/uploads/tx_news/Intellectual_property_rights_and_plant_genetic_resources_497.pdf

“支持农户创新需要保证农户拥有降低风险和利用新机遇所需要的工具。”

- 不妨碍非正式种子体系；以及
- 强制实施充分的公开要求（下文讨论）。

延伸开来，结构完善的知识产权工具可以通过下列方式推动创新：

- 帮助确保未来多样性的存在，从而降低风险；
- 增加农户收入，从而使他们得以利用新机遇；以及
- 保持当地饮食文化与烹饪传统的活力。

知识产权工具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不明确，特别是考虑到其它影响因素，比如日益全球化的食物链和全球粮食供需的同质化。²³ 重点关注非正式种子体系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种复杂的关系：如果知识产权制度鼓励使用个别品种（即推广单一作物）并妨碍非正式种子体系，那么就有悖于促进多样化的目标，因为多样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如果知识产权制度鼓励通过非正式种子体系使用与交换多个品种，则能鼓励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农户创新。”

而发展和变化。如果知识产权制度鼓励通过非正式种子体系使用与交换多个品种，则能鼓励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农户创新。事实上，妥当设计的知识产权制度反映了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公共利益价值。

d) 公开

在保护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背景下，公开已经成为与使用知识产权相关的讨论中一个重要而且充满争议的部分。在这一背景下，公开通常是指以专利方式寻求知识产权保护时，代表遗传物质使用者（例如育种者、生物技术专家）对这种物质的任何率先使用或者相关知识进行确认的义务。

不同知识产权制度对确切需要公开哪些内容有不同要求。大约 50 个国家在国家法律（生物多样性法、专利以及植物品种保护等）中加入了某种形式的生物多样性相关公开

23 参见 Khoury, C.K. et al (2014). Increasing homogeneity in global food supplie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food secur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11): 4001-4006.

要求（BRDR）。²⁴除了事先知情同意（PIC）和共同商定条件（MAT）的证据以及其它获取与惠益分享（ABS）规定外，这些法律还要求公开研究（特别是新品种的开发）中所使用的遗传资源的地理来源。²⁵许多人认为，这是任何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在这项制度中，新品种商业化的利益要与主动保护世界大部分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小规模农户分享。²⁶

为支持获取与惠益分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附属机构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IGC）目前的内部讨论正在努力就是否应当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谈判的国际知识产权法律文件中将生物多样性相关公开变成强制性要求达成一致意见。²⁷这个问题的进展可能会影响到小规模农户如何因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创新受到正式认同和奖励。

24 生物多样性相关公开要求通常适用于专利，并且在较低程度上适用于植物品种保护。参见 Vivas-Eugui, D. and Anamika, I.P.A.(2012). Bridging the gap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enetic resources in WIPO's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IGC). ICTSD's Programme on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34). Geneva,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5 出处同上。针对植物品种保护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框架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公开要求的关系在第 III 节 A/ii 部分探讨。

26 出处同上。

III. 知识产权及其与小规模农户创新的关系

a) 专利

i) 专利概述

专利向持有者授予专有权，阻止他人在特定时间段内使用、复制其发明或者将其商业化。不同国家对可专利性以及哪些东西视为可获取专利权的标的物有不同要求，但是 TRIPS 协议条款²⁷中规定了最低标准。一般而言，可获取专利权的标的物必须是新颖的、非显而易见的（要求有“创造性”）以及实用的。

在关于专利和植物品种的争论中，关键是新的生物物质是发明还是来自于现存自然界的发现。在多数国家，植物品种无法取得专利权。不过，在一些司法辖区（最主要是美国），用于开发品种的基因序列、工具和育种方法等可以取得专利权。²⁸ 使用受保护产品及工艺开发

27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enetic Resources,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Folklore, Twenty-Ninth Session, February 15-19, Geneva, WIPO/GRTKF/IC/29

28 一般而言，在美国、日本和欧盟，如果自然生物物质从自然赋存状态得到充分改变、分离或者提纯，则可以取得专利权。参见 Gold, R. et al (2008). Toward a new era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confrontation to negotiation A Re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的品种事实上也受到相同的保护。当多项专利产品和工艺用于培育单个品种时，问题便复杂了。由此产生的重叠所有权网络称为“专利丛林”，这要求相关专利持有者签订交叉许可协议，创建共享专有权使用权的专利池，参与合作，兼并或者收购其它公司以获得“自由使用权。”²⁹

为实现专有权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专利所有人需要足够清晰、完整地向公众全面公开其发明，方便所属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员在专利到期后进行复制（TRIPS 协议第 29 条第 1 款）。发明一旦到期，就会成为公有领域的一部分。竞争法也可以用于限制私营公司之间通过并购积聚专利，从而限制把市场力量集中在少数参与者手中。³⁰ 可专利性的

Expert Group on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p. 1–44). 不过，哪些东西可视为可获取专利权的标的物并非一成不变。在美国，最近的法院裁决澄清，如果声明权利的内容与自然出现的碱基顺序并无二致，那么分离的 DNA 不能作为核苷酸序列获得专利权。同样，只有碱基顺序不同于其自然对应物，合成 DNA 才可以获得专利权，而且克隆动物必须明显不同于供体动物。在欧盟，如果是利用技术手段生产并且公开了可信的工业应用领域，分离的 DNA 和克隆动物都可以取得专利权。新植物品种是为针对植物品种保护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制度而保留，除非新品种混合了已经独立获得专利权并加入新品种的外来基因。

29 “自由使用权”是指可以在研发中使用专利产品或者工艺而不会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30 考虑到种子与化学投入品农业企业领域

标准要足够高，以便阻止非执业实体或“专利流氓”³¹以商业利益而不是进一步创新为目的而获取专利。

ii) 专利与小规模农户创新

小规模农户和小型农业企业通常不大倾向于为经营目标而试图获取和使用专利。大型企业则可以更好地利用专利制度，承担与获取、监督和捍卫自身权利的费用，从中获取更多收益。³² 在美国，与专利的申请、颁发、审查、维护有关的估算费用，连同许多其它费用，高达 10000 美元以上。³³ 美国的专利诉讼耗资颇巨，可能持续数年时间，³⁴

的合并，似乎并没有许多使用遵循这些法律。参见 ETC Group (2013), *Putting the Cartel before the Horse...and Farm, Seeds, Soil and Peasants etc: Who Will Control the Agricultural Inputs? The State of Corporate Concentration*. 网址：http://www.etcgroup.org/putting_the_cartel_before_the_horse_2013

31 Rüther, F. (2012). *Patent Aggregating Companies: Their strategies, activities and options for producing companies*.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32 Correa, C. (2014). “Tackl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patents: How to avoid undue limitations to competition and the public domain. South Centre Research paper 52. 网址：http://www.southcentre.int/wp-content/uploads/2014/09/RP52_Tackling-the-Proliferation-of-Patents-rev_EN.pdf

33 USPTO 收费表网址：<http://www.uspto.gov/learning-and-resources/fees-and-payment/uspto-fee-schedule>

34 在加拿大，诉讼估算费用包括每一方的 200 万加元，参见 <http://www.valgen.ca/wp-content/uploads/Gold-Richard-version->

“如果知识产权制度鼓励通过非正式种子体系使用与交换多个品种，则能鼓励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农户创新。”

并且涉及农业生物技术的专利侵权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³⁵

支持者认为，专利有助于刺激对新品种开发的投入，不但可以使农户受益，也可以为作物基因库带来新的基因多样性。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育种者可以愈加精确地选择和传递所需的性状。有益性状可能包括更强的生物与非生物胁迫抗性、特定品质特性，有助于农户适应气候变化和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

如果执行有力的公开要求，专利所有权可以方便其他育种者获取关于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实用信息。这可以增强私营部门内部的竞争，并且支持公共部门研究面向无力购买商业品种的贫穷农户的需求。不过，这种信息的可获性是争议颇多的话题。³⁶

2-E- 2011-01- 27.pdf; 在英国，这一数据为每一方 50 万至 200 万英镑，参见 <http://ca.practicallaw.com/3-623-0277#a465286>

³⁵ 参见 <https://www.uschamberfoundation.org/patents-and-biotechnology>

³⁶ 参见 <https://www.lens.org/lens/>; Correa (2014) *supra* note 32.

“批评者认为大部分小规模农户不会从这种由专利激励的创新中受益。…专利导致可供农户使用的基因多样性降低。”

批评者认为大部分小规模农户不会从这种由专利激励的创新中受益。知识产权总体上鼓励对具有确定投资回报的作物改良进行投资，即为具有较大商业市场的主要作物开发高产品种。对紧密关乎小规模农户粮食安全的次要作物或者适应贫瘠环境（无需使用额外投入）的品种开发进行投资无法获利。以特定方式（投资方式以外）获取专利的相关费用被汇集到具有重大商业价值的品种开发中。

批评者还认为，专利导致可供农户使用的基因多样性降低。如果没有专利持有者的允许以及未能支付专利权使用费（较为常见），农户以专利品种作为亲本开发的一些品种便无法通过农户的非正式种子交换网络自由交换。³⁷ 农户的品种与现代品种可以进行结合，创造一些在当地条件下生长得更好和符合农户选择偏好的品种。如果农户无法自由交换专利种子，这样的机会就会丧失。

³⁷ 知识产权制度是国家制度，专利必须在使用国家得到批准，使用受专利保护的品种才会变得“非法”。



在一桩持续长达十年之久的生物剽窃案中，所谓的“Enola”黄豆品种一直是争论焦点，尼尔·帕尔默（Neil Palmer），CIAT。

“专利丛林”在多大程度上减缓了公共部门、小企业和创业者有利于小规模农户的创新，这一点也存在争议。由于很难预料到何时会侵犯他人的专利所有权以及与获得多项许可相关的交易费用，“专利丛林”可能会给小企业以及创业者制造准入障碍。³⁸ 面向小规模农户需求的投资可能会对小规模农户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如果研究受到专利限制，这样的机会也会失去。

b) 商业秘密/杂交

i) 商业秘密概述

根据 TRIPS 协议，商业秘密是产品开发的相关信息，不能被公众获取或者令相关圈子的人员人人皆知。它具有商业价值，由权利持有者保密（第 39 条）。与专利不同，商业秘密无需登记，而且可以无限期受到保护。³⁹ 商业秘密和专利保护可以结合起来使用，为个人权利持有者创造非常强大的专有权。⁴⁰

³⁹ 参见 http://www.wipo.int/sme/en/ip_business/trade_secrets/protection.html

⁴⁰ Jorda, K.F. et al (2007). Trade secrets and trade-secret licen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in health and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 handbook of best practices, Volumes 1 and 2: 1043-1057.

³⁸ 参见 https://eml.berkeley.edu/~bhall/papers/HHvGR_Patent_Thickets_FIN_29Oct12.pdf

在美国，商业秘密几十年来一直用于保护杂交玉米的亲本株系信息。杂交是指相同物种中两种拥有独特基因的亲本经过杂交授粉，创造具有改良性能或者“杂交优势”的品种（F1）。杂种（F2）之间后续的杂交授粉会产生表现较差的后代，导致每季都需要购买新的 F1 种子。亲本株系保密可以确保权利持有者拥有稳定的客户群。⁴¹

ii) 商业秘密与小规模农户创新

小规模农户不使用商业秘密，所以商业秘密不会直接推动农户创新。

杂交玉米加上合成肥料和农业机械的使用大幅提升了产量。⁴² 不过，由于品种受商业秘密保护，所以费用颇高，而且每季都需要购买，这对全球大部分小规模农户来说根本不可能。同样，合成肥料的费用也极高。⁴³

保留和再次播种产自杂交品种的种子效果不佳。因此，杂交不能促进植物遗传物质和相关知识的交换以及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由于权利持有者无需公开，商业秘密不会认可或者奖励小规模农户的贡献。

c) 植物品种保护

i) 植物品种保护概述

植物品种保护是对于繁殖材料（包括种子、插枝、分株、培养组织）和收获材料（切花、果实、叶子）的一系列专有权，持续数年时间。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⁴⁴ 是为植物品种保护制定框架的唯一国际协议。该框架是在 TRIPS 协议缔约方中实施最为广泛的植物品种保护制度。根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育种者拥有对受保护品种进行商业化和分发的专有权。根据与农户和育种者豁免有关的国家法律，农户和其他育种者可以使用受保护品种作为育种材料的来源。符合保护资格的品种必须满足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NDUS）要求。⁴⁵ 根据 1991 年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政府有义务为所有属和物种（第 3 条第 1 款 (ii) 项和第 3 条第 2 款 (ii) 项）给予至少 20 年保护时间（第 19 条）。

41 商业秘密在美国的应用史参见 Blair, D. L. (1999). Intellectu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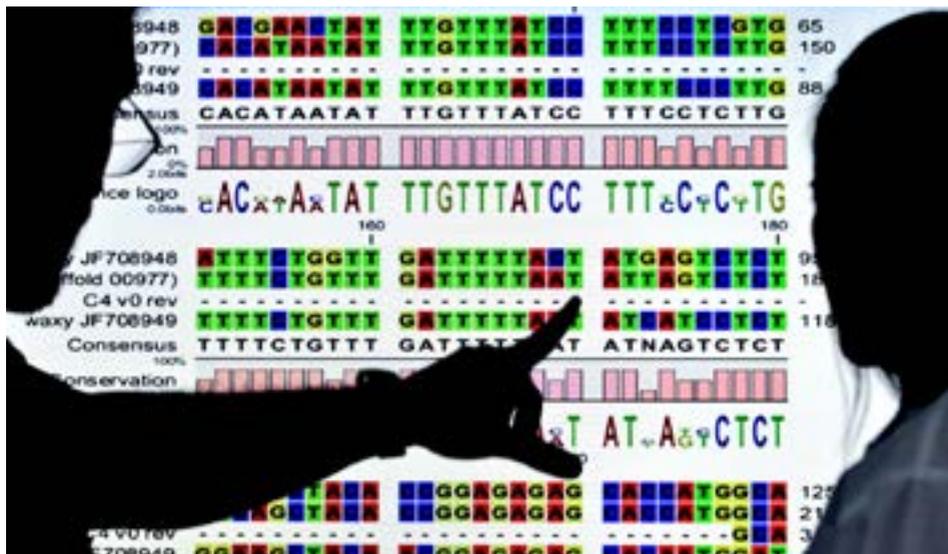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US Seed Industry. Drake J. Agric.L., 4, 297.

42 Edgerton, M.D. (2009). Increasing crop productivity to meet global needs for feed, food, and fuel. Plant physiology, 149(1), 7-13.

43 FAO (2014) "Appropriate Seed Varieties for Small-scale Farmers: Key Practices for DRR Implementers", 网址: <http://www.fao.org/3/a-i3768e.pdf>

44 参见 <http://www.upov.int/portal/index.html>

45 参见 http://www.upov.int/about/en/upov_system.html



破译木薯基因组，尼尔·帕尔默 (Neil Palmer)，CIAT。

ii) 针对植物品种保护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框架与小规模农户创新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最初是为了适应欧洲商业育种者的需求，后来传向世界各地。为了在国际上保持知识产权框架的一致性，许多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已经要求采用这项公约。此外，批准有时要视国家法律要求的变化而定。例如，为从粮食安全和营养新联盟接收资金，各国需要制定遵循1991年《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植物品种保护法律。⁴⁶

46 示例参见 G8 (2012). Cooperation Framework to Support the “New Alliance for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anzania. 网址：<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868/TanzaniaCooperationFramework.pdf>

批评者认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特别是1991年《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⁴⁷未能反映发展中国家种子行业的现状，因为这些国家采用非正式种子交换并且严重依赖农户留种。育种者的定义（第1条）排除了保护集体性非正式育种体系（其中没有“法人”所有者）中开发的品种。⁴⁸此外，一

47 应当指出的是，1991年《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是唯一可供签署的协议版本，即还没有成为该公约缔约方的国家不能签署限制较少的1978年版本。

48 GIZ (2015). “The UPOV Convention, Farmers’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An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potentially conflicting legal frameworks,” 网址：<https://www.giz.de/fachexpertise/downloads/giz2015-en-upov-convention.pdf>

致性、稳定性要求排除了对农户品种（混杂且可变）的保护。⁴⁹

根据 1991 年《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农户之间以非商业用途的留种、重复使用和交换种子需要国家实施农户豁免条款（第 15 条）。尽管还没有国家对这些活动实施限制，但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保护育种者的利益，曾经处于公约范围之外的行为已经被纳入其中。农户之间的种子交换受到妨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会限制农户获取农田留存的种子⁵⁰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第 9 条规定的农户权利中，此类交换是这一概念不可或缺的部分。

关于实质性派生品种 (EDV) 的规定是 1991 年公约（第 14 条）新增的内容。这项规定主张，未经权利所有者授权，与受保护品种密切相关（或者实质性派生）的品种不能进行商业化。这意味着，对被确定为实质性派生品种的受保护品种实施的改良在授予原育种者的专有权范围内。实质性派生品种规定的批评者断定，这可能会鼓励市场集中化而不是任何规模的农业创新。⁵¹

“批评者认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特别是 1991 年《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未能反映发展中国家种子行业的现状，因为这些国家采用非正式种子交换并且严重依赖农户留种。”

虽然尚未衡量实质性派生品种规定对非正式种子体系的影响，但是未来，农户在出售使用受保护品种培育且适应当地条件的品种时依然有可能受到限制。出售种子是许多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⁵²这可能阻碍维持和/或发展稳健的当地种子行业，并且对农户收入和农户获取农田留存的种子来源产生负面影响。

虽然没有现行制度可供登记农户的现有品种（或者确立先有技术），但是可能会有两个截然不同而又相关的问题出现。第一个问题，目前没有现行机制可用于认可农户对于维护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可能无法

49 Correa, C. (2015).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tool for designing a sui generis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system: An alternative to UPOV 1991. APBREBES.

50 Louwaars et al (2005) supra note 5.

51 Correa (2015) supra note 48.

52 Berne Declaration (2014). “Owning Seeds, Accessing Food: A Human Rights Impact Assessment of UPOV 1991. Based on Case Studies in Kenya, Peru and the Philippines,” 网址: http://www.bernedeclaration.ch/fileadmin/files/documents/Saatgut/2014_07_10_Owning_Seed_-_Accessing_Food_report_def.pdf.



玉米，尼尔·帕尔默（Neil Palmer），CIAT。

分享“现代”品种商业化产生的收益。⁵³第二个问题，对于与农户田地中的品种非常相似的品种，商业育种者可能无需进行重大改良就可获得植物品种保护。之后，农户自己的品种进入商业种子行业可能会受到限制。⁵⁴这有悖于支持农村创业的目标。

批评者还认为，1991年《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支持作物品种基因一致性，为缩小作物基因库创造了激励。⁵⁵批准植物品种保护是为了保持遗传方面一致、稳定的品种，即经过重复繁殖后特征依然不变的（第8、9条）同质品种。

53 出处同上。

54 GIZ (2015) supra note 47.

55 De Schutter (2009) supra note 17.

“批评者还认为，1991年《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支持作物品种基因一致性，为缩小作物基因库创造激励。”

这促使育种者为迎合市场需求而消除作物品种内的遗传变异。这与农业需求背道而驰。基因多样性对于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和恢复力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⁵⁶从商业种子行业购买种子的小规模农户将面临选择减少。

特别是，《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

56 Correa (2015) supra note 48.

约》目前的形式不能推广使用适合当地的作物和未能充分利用的物种，也不能推动开发适合独特社会、经济和生态条件的品种。⁵⁷ 具有种内变异特征的品种对于试图使用生态学原理克服生物和非生物胁迫的农户来说是有益的。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不鼓励这些创新形式。

对于通过公开（即生物多样性公开要求）来认可和奖励农户对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贡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本身不反对各国公开基因资源的来源国或者地理来源，但是不接受将此作为额外的保护条件。”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决定推行生物多样性相关公开要求机制，那么它不能作为植物品种保护条件包含在其中。⁵⁸ 所以，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缔约国内，需要在植物品种保护法律之外另行立法制定公开要求，如用于植物检疫要求或者种子质量监管。不过，在各国政府结合《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实施生物多样性相关公开要求法律的实践经验方面，依然缺乏循证研究。⁵⁹ 可以明确的是，《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57 GIZ (2015) supra note 47.

58 Review of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27.3(b),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Folklore, IP/C/W/347/Add.2. 网上已不再提供。Cited in Nuno Pires de Carvalho (2010), The TRIPS regime of patent right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at 369.

59 Vivas-Eugui and Anamika (2012) supra note 24.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不能积极鼓励对农户创新的认可和奖励。”

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不能积极鼓励对农户创新的认可和奖励。

d) 品种登记/特殊植物品种保护制度

i) 特殊植物品种保护制度概述

品种登记制度或者特殊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不同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框架，它们用于登记利用“正式”育种计划开发的品种以及由农户使用并在其基础上改良、通常无法满足 NDUS 要求的品种。它们与种子登记与认证法律不同。后者要求农户购买经过认证、因而有质量保证的种子，而且根据这些法律，农户的混杂品种无法满足登记要求并禁止进行商业出售。相反，这些制度提供一种确定先有技术、全面保存现有基因和物种多样性以及供应的繁殖材料特征的方式。

在符合资格的标的物、保护要求、授予哪些权利方面，每个国家的替代植物品种保护制度都独具特色。⁶⁰

60 Correa (2015) supra note 48.

例如，印度的《植物品种保护和农户权利法》通常要求品种符合NDUS标准，但是允许登记实质性派生品种，农户品种和现存品种⁶¹可免于适用全新标准（第2条）。泰国《植物品种保护法》规定，登记品种要具有种植、消费、用药、生产或者转化方面的显著特征（第2条），与1991年《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要求品种可与任何其它品种明确区分（第7条）相反。根据《马来西亚新植物品种保护法》，获取保护无需一致性和稳定性；品种仅可以识别并且尚未商业化（第14节第2条）。

一些国家正在制定适合国内种子行业的特殊制度。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基本上仿照《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模式，但是在公开要求、育种者权利的范围及限制和农户权利认可方面有些不同。印度、泰国和马来西亚拥有三种独立的特殊植物品种保护制度。⁶²

ii) 特殊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与小规模农户创新

特殊植物品种保护制度理论上要求农户参与。在印度，农户可免除申请流程中的部分手续，比如提供亲本株系的完整种质数据（第18节）、登记

61 现存品种是农户的品种或者公共领域的任何其它品种，或者世人皆知的品种。《植物品种保护和农户权利法》第2条(j)项

62 Correa (2015) supra note 48.

“在符合资格的标的物、保护要求、授予哪些权利方面，每个国家的替代植物品种保护制度都独具特色。”

费用依照品种是用作个人、教育还是商业用途而定。⁶³ 不过，技术要求和登记费用可能依然是小规模农户参与的障碍。Kochhar (2012年)证实印度农户对登记品种兴趣不大，证据是登记的农户品种数量较少。同时，在印度植物品种保护局登记的所有品种中，现存品种占到了大约85%，⁶⁴ 这表明商业育种者与公共研究机构对通过文件证明先有技术的巨大兴趣。

类似地，在泰国，尽管现行法规框架对此已有要求，但是农户或者当地社区并没有登记当地驯化作物品种。⁶⁵ 在这种情况下，阻碍可能是品种需要符合一致性与稳定性要求。⁶⁶

63 Sujith Koonan (2014). “India’s sui generis system of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QUNO, 网址: <http://www.quno.org/resource/2014/1/developing-country-sui-generis-options-plant-variety-protection>

64 出处同上。

65 Lertdhamtewe, P. (2014). Protection of Plant Varieties in Thailand. *The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17(5-6): 142-159.

66 Lertdhamtewe, P. (2012). Thailand’s Plant Protection Regime: A Case Study in Implementing TRIPS.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Practice*, 7(3): 186-93; Chiarolla, C. (2006). *Commodifying*

“技术要求和登记费用可能依然是小规模农户参与的障碍。”

如果一致性和稳定性方面的资格要求放宽（例如在印度和马来西亚），那么种内多样化品种或者异质品种便可以得到登记。这意味着农户的品种会受到保护、可以通过正式渠道进行商业化以及在非正式网络中交换。如此则鼓励了农户培育品种的广泛传播，并且在亟需多样性的贫瘠地区有助于保证基因不一致的品种对于农户的可用性和可获性。⁶⁷ 农户品种的广泛传播和进一步改良促进了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这一目标的实现。

新颖性和独特性方面的资格要求放宽意味着实质性派生品种可以得到登记。如此则鼓励了供应的种子和繁殖材料特征的广泛公开，从而支持公共部门创新以及农户创新。

特殊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保护农户保留、交换甚至出售从受保护品种中派生的种子和繁殖材料的权利。马来西亚国家植物品种保护法律明确允许“小农户之间交换任何合理数量的繁殖材料”（第 31 节第 1 条 (e) 款）。菲律宾植物品种保护法律保护小农户之间的种子交换和出售

“上述规定支持非正式种子行业、保护农户的种子使用权、鼓励农村和社区创业、帮助维护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

（第 43 节第 d 条）。⁶⁸ 此类规定支持非正式种子行业、保护农户的种子使用权、鼓励农村和社区创业、帮助维护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

有理由认为，与专利或者《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式植物品种保护制度相比，特殊植物品种保护制度授予的权利在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达到了更好的平衡。再来看一下印度的情况，与 1991 年《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规定的 20 年时间相反，生产、销售、分发、进口、出口作物品种的专有权有效期是 6 年（至多可延期至 15 年）。权利持有者有义务以“合理市场价格”“及时”向农户提供种子或者繁殖材料。⁶⁹ 如果受保护品种的表现与公开的信息不同，农户有权索赔。

68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秘书处发现 这两项规定均不符合 1991 年《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第 15 条）的豁免条款，建议重新起草。参见《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报告：关于马来西亚法律 http://www.upov.int/edocs/mdocs/upov/en/c_extr/22/c_extr_22_2.pdf；关于菲律宾法律 http://www.upov.int/edocs/mdocs/upov/en/c_extr/24/c_extr_24_02.pdf

69 Correa (2015) supra note 48.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Related Issues.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9(1): 25.

67 Correa (2015) supra note 48.



2015年，菲律宾副总统毕乃（Jejomar Binay）访问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国际水稻研究所。

在印度、马来西亚、哥斯达黎加和泰国的植物品种保护法律中，惠益分享规定试图认可并奖励农户为保护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做出的贡献。一般而言，育种者需要公开使用的亲本株系以及它们的起源地，包括任何先有技术知识。个体农户或者社区登记品种后，将有资格分享从这些品种的出售和登记中获取的收益。⁷⁰

不过，惠益分享实际上并未达到支持者所设想的程度。在印度，以实施认可权、奖励权以及惠益分享权为目的而设立的国家基因基金（第

“在印度、马来西亚、哥斯达黎加和泰国的植物品种保护法律中，惠益分享规定试图认可并奖励农户为保护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做出的贡献”

26、45条）没有积累多少收入。⁷¹从2007年开始，印度植物品种保护局向大约30位个人领取者发放了经济奖励，但是自2012年后就没有发出任何奖励。⁷²

70 De Jonge, B. (2014).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Balancing Commercial and Smallholder Farmers' Interests.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Law*, 7(3): 100-111.

71 Andersen, R. and Winge, T. (2013). *Realising Farmers' Rights to Crop Genetic Resources: Success Stories and Best Practices*. Routledge.

72 印度植物品种保护局颁发“植物基因组拯救者社区奖”和“植物基因组拯

为促进野生和驯化植物品种的保护，泰国设立了植物品种保护基金，但在向“当地管理者”发放奖励方面进展更为不顺。复杂的程序和技术打消了农户通过地区办事处登记为受益人的念头，因此得不到任何补偿。⁷³ 农户依然对通过该基金积累收益的前景持怀疑态度。⁷⁴ 有人提出，允许非政府组织（NGO）或者当地政府机构代表农业社区登记可能有助于促进惠益分享并认可当地农业社区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条件。⁷⁵

“农户依然对通过该基金积累收益的前景持怀疑态度。”

e) 商标

i) 商标概述

根据 TRIPS 协议的规定，注册商标所有者拥有阻止他人使用相同或者类似标志、符号、名称销售其相同或者类似产品的专有权（第 16 条第 1 款）。商标主要分三种：普通

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⁷⁶ 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并非专门为申请者（而是符合特定标准的任何人）所有或者使用。两者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对于集体商标的遵从是在协会内部强制实施的，而对于证明商标的遵从是由独立认证机构控制。⁷⁷ 普通商标阻止他人未经商标所有者同意生产相同商品。⁷⁸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进行商标的注册和保护。由于地理名称应用广泛，多数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不允许把它们注册为普通商标，也不允许以其他方式向个人授予专有权。⁷⁹ 商标法通常要求标识具有独特的“第二含义”（描述之外），方便消费者轻松把标识与和一般商品截然不同的特定商品联系起来（例如“苹果”对比“计算机”）。

救者农户奖励与表彰”，参见：<http://plantaauthority.gov.in/PGSFR.htm>

73 Correa (2014) supra note 64.

74 Robinson, D. (2008). Sui Generis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Systems: Liability Rules and Non-UPOV Systems of Protection.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Practice*, 3(10): 659.

75 Correa (2014) supra note 64.

76 Kireeva, I. and Vergano, P. (2006).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the Interface between Trade Mark Protection and Sui Generis Protection: The Example of China, Thailand and Vietnam.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Regulation*, 12(4): 97-108.

77 Kireeva, I. and O' Conner, B. (2010)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the TRIPS Agreement: What Protection is Provided to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 WTO Members? *The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13(2): 275-303.

78 出处同上。

79 出处同上。

ii) 商标与小规模农户创新

有一些证据表明，集体商标超出了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业社区的法律和经济能力。⁸⁰ 在欧洲，由于缺乏特殊地理标识（GI）法律（下节讨论），拥有集体商标的生产者不得不花费大笔资金来行使所有权，并证明自己的产品具有独特性，而不是普通产品。

另一方面，也有集体商标成功使高价值产品在国际上形成特色、令国内小规模生产者获取较高回报的例子。英国国际开发部资助的埃塞俄比亚优良咖啡商标注册和许可计划（Ethiopian Fine Coffee Trademarking and Licensing Initiative）大幅提高了农户收入、增加了咖啡出口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确定的是，与地理标识或者认证计划相比，商标比较合适。⁸¹ 商标不要求产品必须在某个国家的特定区域进行生产，或者具有该地区的独特性质，因此可以涵盖所有国内小规模生产者。⁸² 如果由各国政府维持对商标的控制，可以实现集中分发、提高出口产量并增加小规模生产者的收益。

⁸⁰ Argumedo (2013) *supra* note 7.

⁸¹ 商标与商业来源，而不是地理来源有关。例如，要保持西达莫咖啡的地理标识，每一包产品必须在西达莫地区生产、加工或者制备，并且具有该地区的独特性质。人们认为这不切合实际，而且耗资不菲。参见：<http://www.wipo.int/ipadvantage/en/details.jsp?id=2621>

⁸² 参见：<http://www.wipo.int/ipadvantage/en/details.jsp?id=2621>

“集体商标 可能超出了发展中国家 小规模农业社区的 法律和经济能力。”

生产合作社可以使用和维护普通商标。菲律宾 Pecuaría Development Cooperative Inc. 注册了多个大米和糖类产品的商标。这些商标因标志性白米、红米、黑米品种而享有声誉，生产者参与高端市场增值“健康”、“天然”最终产品的开发、包装和营销。商标帮助小规模农户参与者提高了收入，激励农户进行创新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使用最适合土地的多样化混合品种而不依赖于化学肥料。⁸³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重要的是商标不会因局限于保护单个品种而不利于提高多样性。下一节将以地理标识为背景讨论激励种植单一品种是否会削弱多样性。

商标不会限制种子或者其它繁殖材料的交换，所以不会妨碍非正式种子体系。

借助商标，农户可以通过品牌塑造和贴标来建立声誉，使自己的创新受到认可并获得回报。

⁸³ 参见：<http://www.wipo.int/ipadvantage/en/details.jsp?id=3510>

“如果由各国政府维持对商标的控制，可以实现集中分发、提高出口产量并增加小规模生产者的收益。”

f) 地理标识

i) 地理标识概述

地理标识是来自特定产地且具有属于该产地的独特性质或者声誉的商品上使用的标志、图标、符号、字词或者短语。⁸⁴ “间接地理标识”并非一个国家、地区或者特定位置的地理名称，而是与特定产品所关联的特定地理区域有关。⁸⁵ 传统上，地理标识一直用于酒类以及农产品，不过也可以用于手工艺品和工业产品。

地理标识是根据地理标识法律在国内当局注册的。注册涉及表现产品独特性的特征描述，比如河流或者其它自然特征、土壤特点、海拔、人文特性、生产方法、其它历史或者传统因素。之后，符合这项描述的任何生产

者都可以享有这种权利。⁸⁶

事实上，地理标识的效用与集体商标大致相同：任何人只要具有相关知识和技能并且在特定地点进行生产就有资格获得使用这种标识的专有权。地理标识帮助特定区域的生产者为其产品在市场上形成差异化特色⁸⁷，抵御其它区域的生产者的竞争。它们实质上提供一种治理结构，以此维持对当地资源和传统知识的控制。⁸⁸

其它类型的标识与地理标识略有不同。“原产地名称”（AO）或者“原产地命名”（DO）限制为在指定区域生产的产品上使用地理名称。欧洲采用“传统特色保证”（TSG）表示传统农产品和食品具有归属于人文特性而非环境因素的具体特征。⁸⁹ 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与地理区域关联，理论上类似于地理标识，不过实施费用可能较高，并且在支持小规模农户方面效果欠佳。⁹⁰

84 O' Connor, B. (2004) *The Law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Cameron May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UK.

85 Larson, J. (2007). *Relevance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designations of origin for the sustainable use of genetic resources*. Global Facilitation Unit for Underutilized Species, Rome, Italy.

86 Kireeva and O'Conner (2010) *supra* note 76.

87 通过贴标实现差异化的产品在其它方面与市场中的其它产品并无二致，只是提供了环境、社会、文化效益，比如基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价值更高。

88 Larson (2007) *supra* note 84.

89 1151/2012 法规为针对受保护的原产地名称（PDO）、受保护的地理标识（PGI）、传统特色保证（TSG）的欧盟质量贴标计划制定了规则。

90 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以及许多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地理标识作为商标进行保护。参见 Kireeva and O'Conner (2010) *supra* note 76.



各大百货商店出售由 Global Organic and Wellness Corp. 经销的 Pecuaría 有机大米，brandsonamissionph.wordpress.com。

“商标激励农户进行创新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使用最适合土地的多样化混合品种而不依赖于化学肥料。”

ii) 地理标识与小规模农户创新

地理标识在欧洲的应用历史悠久，当今大约 90% 的地理标识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⁹¹ 发展中国家已经从地理标识的使用中受益，不过一些成就就要早于它们的地理标识资质，所以很难区分它

们的影响。⁹²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理标识例子，⁹³ 其它国家对于实施地理标识法律也表现出兴趣。⁹⁴ 但是，大部分经验来自于实施边界设定、标准化和质量控制措施的国家。没有这

⁹² 众多周知的例子包括大吉岭茶，产自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的咖啡以及龙舌兰酒。

⁹³ 再例如，巴西葡萄酒、秘鲁白玉米和皮斯科白兰地、墨西哥梅斯卡尔酒和龙舌兰酒、印度大吉岭茶和巴斯马蒂大米、泰国鱼露、南非路易波士茶。截至 2015 年 11 月，仅印度就为农产品、食品、手工艺品以及工业产品注册了 237 项地理标识。参见 <http://ipindia.nic.in/girindia/>

⁹⁴ 截至 2010 年，巴林、圭亚那、牙买加、科威特以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已经通过了地理标识法律，但是还未生效；博茨瓦纳、柬埔寨、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老挝正在制定地理标识法律。参见 Kireeva and O'Conner (2010) *supra* note 76。

⁹¹ Dutfield (2011) *supra* note 6.

“事实上，地理标识的效用与集体商标大致相同：任何人只要具有相关知识和技能并且在特定地点进行生产就有资格获得使用这种标识的专有权。”

种经验，发展中国家分布广泛的小规模生产者将在使用地理标识时遇到困难。⁹⁵发展中国家的此类制度难题可能是导致地理标识的实施有时效果微不足道、趋势消极、结果矛盾的原因。⁹⁶

在发达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地理标识价值链发展的直接结果，⁹⁷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却没有这么容易。曾经有地理标识定义过于狭隘的情况（即主要显著特征是某一特定品种），激励了品种的一致性。墨西哥龙舌兰酒地理标识仅包含一种龙舌兰，结果许多品种便不再种植。⁹⁸同样，玻利维亚藜麦原产地名称促使单一品种的生产超过未充分利用的地方品种。更宽泛的描述可以推动地方品种和野生物种的使用，创造保护基因资源的正面激励。⁹⁹

在发达国家，在生产者购买能力较差、占地区和全国市场份额较低的贫瘠地区（即山区、干旱地带），地理标识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改善了小规模农户的生计。以当地资源、传统知识、创新实践作为依托的价值链已经形成。在发展中国家，农户通常不参与市场最终产品的生产，在某些情况下，权力已经集中在加工商和经销商的手中。¹⁰⁰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合作社和农户组织参与最终产品的加工和包装可能有助于保证地理标识增加小规模农户的收入。

一些证据表明，出于少数企业的利益而制定的设计粗劣、管理不善的地理标识会排除最贫困的生产者，并且可能导致传统做法的消亡。¹⁰¹还有一种风险是：地理标识会通过创造利基市场来抬高主粮、营养食品、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食品的价格，由此限制贫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使用。这些消极后果不利于小规模农户创新。为避开这些陷阱，政府应当与农户组织合作，为地方、区域、全国和出口市场制定差别化政策和法规，这点非常重要。¹⁰²由于 TRIPS 协议对地理标识的定义不明确，WTO 成员在此方面以及制定适合特定需求的地理标识制度上拥有很大的灵活性。

95 Dutfield (2011) supra note 6.

96 Larson (2007) supra note 84.

97 出处同上。法国奶酪地理标识对风景及遗传资源保护、当地知识、当地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稳定产生了全面的积极影响。

98 Dutfield (2011) supra note 6.

99 Larson (2007) supra note 84.

100 出处同上。

101 Giovannucci, D. et al (2009). Guide to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Linking products and their origins (summary). 参见 SSRN 1736713.

102 Larson (2007) supra note 84.



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边境区域的小规模咖啡农户通过生产和销售高附加值优质咖啡改善了生计，尼尔·帕尔默（Neil Palmer），CIAT。

“发展中国家的此类制度难题可能导致了地理标识的实施有时效果微不足道、趋势消极、结果矛盾。”

地理标识不会限制植物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获取或者交换。地理标识具有认可和奖励小规模农户创新的潜力。贴标可以为农户提供通过产品差异化与工业食品链进行竞争的机会。例如，“民族”、“天然”产品支持小规模生产者合作社、农业生态生产方法、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此类市场需求日益增

长可以为小规模农户提供机会。满足需求离不开创新。¹⁰³

IV. 总结

本文讨论了一些知识产权工具（特别是特殊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品种登记、集体商标和地理标识）如何具有潜力以下列方式推动小规模农户创新体系发展：增加农户收入和改善农村生计；鼓励农业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的保护、使用与提升；促进种子、其它繁殖材料和相关知识的交换；认可和奖励农户的创新。

103 出处同上。创新包括新产品开发、延长保存期限的新型包装方式、适合国际客户的全新标签。

“有一种风险是：地理标志会通过创造利基市场来抬高主粮、营养食品、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食品的价格，由此限制贫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使用。”

本文还讨论了专利、商业秘密以及《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式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可能以下列方式对小规模农户创新体系造成负面影响：限制农户出售种子和其它繁殖材料，提高种子和其它繁殖材料的成本；导致植物遗传多样性和相关知识劣化；阻止通过非正式种子体系交换材料和知识；不能充分公开（最坏的情况是完全忽视）农户对开发新品种的贡献。

专利和植物品种保护依然是 TRIPS 协议缔约国实施的最常见知识产权工具。不过，它可能最利于实现刺激农业产业内的投资这一目标。成员国可能考虑实施反映国内种子行业现状和认可小规模农户农业创新贡献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创新政策。为支持小规模农户创新，TRIPS 协议的灵活性可能会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本文引用的所有案例提醒我们，虽然品种登记和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工具的使用可能会支持农户品种的

使用和改良并提高农户收入，但是它们并不保证这些期望结果。资源和价值链的集体治理至关重要。¹⁰⁴同时，即使精心设计的 IPR 制度得以实施，也不能保证生物多样性保护或者经济利益向小规模农户的分配。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实施其它政策。知识产权工具可能只是促进小规模农户创新的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104 出处同上。

参考文献

Andersen, R. and Winge, T. (2013). *Realising Farmers' Rights to Crop Genetic Resources: Success Stories and Best Practices*. Routledge.

Argumedo, A. (2013). *Collective trademarks and biocultural heritage: Towards new indications of distinction for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Potato Park, Peru*.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London.

Berne Declaration (2014). "Owning Seeds, Accessing Food: A Human Rights Impact Assessment of UPOV 1991. Based on Case Studies in Kenya, Peru and the Philippines," available at http://www.bernedclaration.ch/fileadmin/files/documents/Saatgut/2014_07_10_Owning_Seed_-_Accessing_Food_report_def.pdf.

Blair, D. L. (1999).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US Seed Industry*. *Drake J. Agric.L.*, 4, 297.

Byerlee, D., de Janvry, E. Sadoulet, R. Townsend, and I. Klytchnikova (200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 Agriculture for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hiarolla, C. (2006). *Commodifying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Related Issues*.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9(1):25.

Correa, C. (2013).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of Environmentally Sound Technologies: The Need to Engage in a Substantive Debate*, *Review of Europea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CIEL)*, 22(1), 54-61.

Correa, C. (2014). "Tackl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patents: How to avoid undue limitations to competition and the public domain." *South Centre Research paper 52*. 网址: http://www.southcentre.int/wp-content/uploads/2014/09/RP52_Tackling-the-Proliferation-of-Patents-rev_EN.pdf

De Jonge, B. (2014).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Balancing Commercial and Smallholder Farmers' Interests.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Law*, 7(3): 100-111.

De Carvalho, N.P. (2010). *The TRIPS regime of patent right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The Netherlands.

De Schutter, O. (2009) "Seed policies and the right to food: enhancing agrobiodiversity and encouraging innovation." Report presented to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64th session) (UN doc. A/64/170).

Dutfield, G. (2011)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ols for products based on biocultural heritage. A legal review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rademarks and protection from unfair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London.

Edgerton, M.D. (2009). Increasing crop productivity to meet global needs for feed, food, and fuel. *Plant physiology*, 149(1):7-13.

ETC Group (2013). *Putting the Cartel before the Horse...and Farm, Seeds, Soil and Peasants etc: Who Will Control the Agricultural Inputs? The State of Corporate Concentration*. 网址:
http://www.etcgroup.org/putting_the_cartel_before_the_horse_2013

FAO (2014).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Innovation in Family Farming*. Foo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ome.

FAO (2014) "Appropriate Seed Varieties for Small-scale Farmers: Key Practices for DRR Implementers", 网址: <http://www.fao.org/3/a-i3768e.pdf>

G8 (2012). *Cooperation Framework to Support the "New Alliance for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anzania*. 网址:
<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868/TanzaniaCooperationFramework.pdf>

Giovannucci, D., Josling, T.E., Kerr, W.A., O'Connor, B. and Yeung, M.T. (2009). Guide to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Linking products and their origins (summary). 参见 SSRN 1736713.

GIZ (2015). “The UPOV Convention, Farmers’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An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potentially conflicting legal frameworks”, 网址：<https://www.giz.de/fachexpertise/downloads/giz2015-en-upov-convention.pdf>

Gold, R., Adams, W., Bernier, L., Bubela, T., Cassivi, L., Castle, D. and Cloutier, L. M. (2008). Toward a new era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confrontation to negotiation A Re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 Group on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p. 1–44).

Howard, P., Puri, R., Smith, L. and Altieri, M. (2008). A Scientific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Strategic Principles for the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Programme from a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Perspective. Rom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enetic Resources,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Folklore, Twenty-Ninth Session, February 15-19, Geneva, WIPO/GRTKF/IC/29

Jorda, K. F., Krattiger, A., Mahoney, R. T., Nelsen, L., Thomson, J. A., Bennett, A. B., ...& Kowalski, S. P. (2007). Trade secrets and trade-secret licen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in health and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 handbook of best practices, Volumes 1 and 2, 1043-1057.

Khoury, C. K., Bjorkman, A. D., Dempewolf, H., Ramirez-Villegas, J., Guarino, L., Jarvis, A. and Struik, P. C. (2014). Increasing homogeneity in global food supplie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food secur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11), 4001-4006.

Kireeva, I. and Vergano, P. (2006).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the Interface between Trade Mark Protection and Sui Generis Protection: The Example of China, Thailand and Vietnam.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Regulation, 12(4): 97-108.

Kireeva, I. and O’Conner, B. (2010)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the TRIPS Agreement: What Protection is Provided to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 WTO Members? *The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13(2): 275-303.

Kryder, R., Stanley, D. Kowalski, P and Krattiger, A.F. (2000). The Intellectual and Technical Property Components of pro-Vitamin A Rice (GoldenRice™): A Preliminary Freedom-To- Operate Review. ISAAA Briefs No. 20. ISAAA: Ithaca, NY.

Larson, J. (2007). Relevance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designations of origin for the sustainable use of genetic resources. Global Facilitation Unit for Underutilized Species, Rome, Italy.

Lapeña, I. (2012). La Propiedad Intelectual sobre Semillas y sus Implicancias para la Agricultura Familiar en el Perú. Serie de Política y Derecho Ambiental. No. 25, Lima, Perú.

Lertdhamtewe, P. (2012). Thailand’s Plant Protection Regime: A Case Study in Implementing TRIPS.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Practice*, 7(3): 186-93.

Lertdhamtewe, P. (2014). Protection of Plant Varieties in Thailand. *The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17(5–6):142-159.

Leskien Dan and Flitner Micheal (1997).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Options for a sui generis system. IPGRI 第 6 期, 网址: https://www.biodiversityinternational.org/fileadmin/_migrated/uploads/tx_news/Intellectual_property_rights_and_plant_genetic_resources_497.pdf

Louwaars, N.P., Tripp, R., Eaton, D., Henson-Apollonio, V., Hu, R., Mendoza, M., Muhhuku, F., Pal S. and Wekundah, J. (2005). Impacts of Strengthen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gimes on the Plant Breeding Indust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ynthesis of Five Case Studies. Wageningen UR, available at http://www.iprsonline.org/resources/docs/LouwaarsCGN_Plants_05.pdf.

Louwaars, N.P. and de Boef, W.S. (2012). Integrated Seed Sector Development in Africa: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reating Coherence Between Practices, Programs, and Policies. *Journal of Crop Improvement*, 26:39-59.

Louwaars, N.P., de Boef, W.S. and Edeme, J. (2013). Integrated Seed Sector Development in Africa: A Basis for Seed Policy and Law. *Journal of Crop Improvement*, 27: 186-214.

O'Connor, B. (2004) *The Law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Cameron May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UK.

QUNO (2015). "Small-scale farmer innovation system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网址：
<http://www.quno.org/resource/2015/11/small-scale-farmer-innovation-systems-review-literature>

QUNO (2015). "Policy Brief: Small-scale farmer innovation." 网址：
<http://quno.org/resource/2015/12/small-scale-farmer-innovation>

Robinson, D. (2008). Sui Generis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Systems: Liability Rules and Non-UPOV Systems of Protection.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Practice*, 3(10): 659.

Rüther, F. (2012). *Patent Aggregating Companies: Their strategies, activities and options for producing companies*.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Sanginga, P.C.(ed.) (2009). *Innovation Africa: enriching farmers' livelihoods*. Earthscan.

Smith, C., Elliott, D. and Bragdon, S.H. (2015). *Realizing the right to food in an era of climate change: The importance of small-scale farmers*. Geneva: Quaker United Nations Office.

Sujith Koonan (2014). “India’s sui generis system of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QUNO, 网址:
<http://www.quno.org/resource/2014/1/developing-country-options-plant-variety-protection>

Tittonell, P. (2014). Livelihood strategies, resilience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African agroecosystems. *Agricultural Systems*, 126:3-14.

Vernooy, R. and Ruiz, M (eds.) (2012). *The Custodians of Biodiversity: Sharing Access to and Benefits of Genetic Resources*. Earthscan. USA and Canada.

Vivas-Eugui, D. and Anamika, I.P.A (2012). Bridging the gap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enetic resources in WIPO’s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IGC). ICTSD’s Programme on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34). Geneva, Switzerland: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QUNO

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 (QUNO)

QUNO 办事处:

日内瓦:
13 Avenue du Mervelet
1209 Geneva
Switzerland

电话: +41 22 748 4800
传真: +41 22 748 4819
quno@quno.ch

纽约:
777 UN Plaza
New York, NY 10017
United States

电话: +1 212 682 2745
传真: +1 212 983 0034
qunony@afsc.org

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

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位于日内瓦和纽约两地，代表着“公谊会世界协商委员会 (Quakers)”这一具有联合国全面咨商地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QUNO 旨在推广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内部公谊会教徒的和平和公平思想。赞助单位包括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英国公谊年会 (Britain Yearly Meeting)、公谊会世界团体 (worldwide community of Friends)、其他团体和个人。

quno.org